

# 敦煌与它的守护人

敦煌,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与众多民族的交融之处。这座城市曾是繁华的商贸重镇、文化中心,后来归于沉寂,直到20世纪初,随着藏经洞与壁画、文物的重现以及大量国宝的流失,中国人才痛心地发觉,敦煌需要合格的守护者。

常书鸿于1944年创建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对莫高窟的管理与守护工作。常先生早年在法国留学,只因在异乡偶遇伯希和整理的敦煌壁画图录,便心旌摇曳,归返敦煌,余生几十年都献给了敦煌。1984年,段文杰接任第二任院长,扩建了敦煌研究院,在新时期继续拓展研究、保护的各项工作,并且开始国际间的合作与共同研究。

1998年樊锦诗成为第三任院长,直至2019年卸任。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不断引入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改善生态环境,实施整体、综合、科学保护,拓展研究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并且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建设“数字敦煌”的影像拍摄与数据库工作,既推动了敦煌研究与文保事业的深入发展,也让公众与世界更加了解敦煌。2019年9月29日,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我心归处是敦煌》是樊锦诗晚年的口述回忆录,2019年完成出版,由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整理撰稿。樊锦诗、顾春芳结缘于敦煌,因敦煌而成莫逆之交。

在这部作品里,樊锦诗把她的人生经历与敦煌的历史、敦煌的文保工作串连,深情回忆师友诸朋,在常书鸿、段文杰之外,还可看到宿白、苏秉琦、季羨林、饶宗颐等前辈的身影,他们的人生都与敦煌密切相连,敦煌也因他们而更辉煌。

回忆录最珍贵、最让人感慨的,在我看来,是樊锦诗以朴素实在的语言讲述的个人的一生,或者说,她所呈现的真实的敦煌人的悲欢哀乐。这部作品并不昂扬,而是真诚袒露,因此格外动人。

“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樊锦诗说,“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樊锦诗的父亲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高材生,受父亲影响,她从小学业优秀,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她1962年去敦煌实习,因水土不服而疾病缠身,所以她并没有毕业后去西北的打算。但她必须服从组织的分配,所以只能告别杭州舒适的家庭条件,与同班男友异地相恋。原以为,工作几年后就能调离,想尽办法却始终无法获准。

在书中,樊锦诗屡次表达,爱人老彭为她所做的牺牲,她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不称职,她与孩子分隔两地造成的亲情的疏离。她心里有多少的痛苦啊,时代的烙印在一个人身上打下深重的痕迹,所有

的敦煌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维摩居士大乘经》有言:“欲得净土,当净其身。”敦煌召唤他们前去,敦煌为他们敞开门扉,敦煌也欲索取代价,要他们以身为祭。

家庭与工作,个人与国家,如果无法兼得,怎么办?如果没有犹豫,没有挣扎,没有割舍,还称得上奉献吗?这种纠结与升华,让人唏嘘,让人感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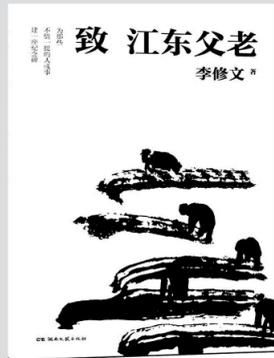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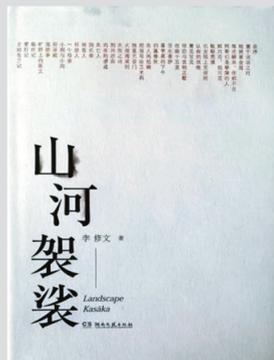
樊锦诗并没有预料到自己竟然会留在敦煌那么多年。她有过怨,有过厌,不作为,消极怠工,甚至脱岗半年,与丈夫、孩子留在武汉。也就是离开,让她越发明晰她与敦煌早就难以分离。另外,也有现实的因素,老彭一人的工资难以支撑一个四口之家,组织的压力更让人难以抵挡。夜不能寐,心绪难安。樊锦诗想着自己的志愿,想着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想着她的恩师,想着她的同事,他们同样承受着伤痛,在荡世流离,在荒漠埋骨。

因为“简单相信,傻傻坚持”,就那样,活在一块土地上,日复一日,终究与它长成了骨肉。她在敦煌工作五十七载,由风华正茂的江南少女熬成了白发苍苍的西北老妇,由懵懂无知的青葱学子进化为胸襟广阔的渊博长者,执守、沉默,孜孜做事,与敦煌一起经受风霜雨雪,经受严寒酷暑,经受绝望与希望,迎来涅槃,迎来重生。

这就是敦煌,与它的守护人。“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 林颐

本版电邮  
zhbbookworm\_123@163.com



新华书店  
RINHUA BOOKSTORE  
珠海书城 3260066  
湾仔沙书城 2225225  
新华书店天猫店 8866883  
新华书店书城 3230081

## 拥抱独立思考的尊严

/ 路来森

苏枕书《岁华一枝:京都读书散记》风物文章很美,比如《西风吹绽碧蝉花》写碧蝉花(鸭跖草);《笃姬的荔枝》写中国水果(荔枝、芒果、菠萝等)在日本的移栽。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典雅醇厚。同一种植物如碧蝉花,拿中国、日本、朝鲜三个国家的资料比较,既有文字,又有绘画,相互解读相互佐证,很好地表现了所写事物的特性。

然而,既是“京都读书散记”,该书的重点还是谈读书。苏枕书谈读书,涉及面广,诸如日本的汉语教学、中日学人的相互“访书”、汉语书籍的出版交流、一本书的流转传承,乃至于书籍发展的历史等。

日本语言深受汉语的影响,人所共知。日本人对汉语的学习,时冷时热。“冷热”自有其社会原因。清末民初,因为傅芸子等人在日本的授课,日本知识界又掀起一股汉语热,可这汉语热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苏枕书说,彼时日本的汉语教学,是“为实用而学”,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个“实用”的含义耐人寻味:会不会是为侵略做准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都兴起刊刻中国经典的热潮。特别是日本的一些旧藏中国经典,因一些中国人的“发现”,引起日本人重视,于是自行刊刻、相互刊刻风行。苏枕书在多篇文章中对此作了阐述。她认为,这些古籍的刊刻,首先是对于古迹版本的研究,大有裨益:“人们不止于考察文字之原貌,也逐渐希望能掌握文字之外的各种信息,包含墨迹之浓淡,前人留下的眉批、书跋(包括前人以为无用的日人所留训点),甚至于纸张纤维的痕迹。”

同时,苏枕书也指出,印刷技术的发展运用,对于书籍交流带来的好处,“中国,主要是上海的石印本汉籍大量输入日本,日本成熟的珂罗版技术,又复制了许多珍贵汉籍。石印本,便于普及;珂罗版,则利于存真。无论怎样,对于促进了中日两国的书籍交流和文化的交流,都是大有好处的。”

书中还有三篇文章是专门写傅增湘的,写傅氏所藏之书“流转”情况。意义何在?苏枕书曰:“对书籍流转命运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对书籍本身有探索的欲望,还出于对书籍所关联的人物、机构、学术风气、历史背景等问题的关心。”

苏枕书在该书“后记”中写道:“且抛弃不必要的盲从,不要因专业、出身而犹疑,对无常的人世少一些恐惧,拥抱独立思考的尊严,在自己的读书之路上走下去。”是自勉,也是自持。

## 译边草

/ 尹画

翻译随笔《译边草》像片场花絮,着实有趣。作者周克希毕业于数学系,做了二十多年数学老师,突然对翻译产生兴趣,毅然改行成了一名翻译。认清自己热爱的方向,有胆量将前半生归整清零,钦佩。

书中,周克希举了些文坛大家的例子,让读者窥视到翻译家背后的一个侧面。

汪曾祺女儿曾描述父亲全神贯注构思时,“直眉瞪眼地坐在沙发上,像要生蛋的鸡”。周克希说这就是浸润。翻译同写作一样,都需要浸润,需要“直眉瞪眼”。

草婴先生独力翻译过托尔斯泰全集,他说:“从事我们这项工作,有一条相当重要,就是甘于寂寞”。

林疑今翻译海明威《永别了,武器》,译本一改再改。比如小说中有一段,1940年版本译成:“你不过是个旧金山的洋鬼子。”1957年和1980年的版本,就修改成:“你不过是个旧金山的外国赤佬罢了。”1995年的译本则变成:“你无非是个旧金山来的意大利佬罢了。”互相对照,就知道越改越好。周克希谈自己的译作也是七改八改出来的,不仅自己改,有时朋友、读者也帮着改。好东西都是磨出来的。

周克希和郝运合译《四十五卫士》时,周克希的每页译稿,郝运都仔细过目,用铅笔作改动或注明修改意见。郝运对周克希说,要细琢磨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琢磨清楚译文才能精准、传神,贴近原作色彩和趣味。为此,他建议周克希每天看一点中国作家作品。周克希感慨:“我真想能有时间啊。”

傅雷1945年给宋淇写信,说巴尔扎克《Cesar Biotteau》真是好书,不过因里头涉及19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及破产程序,所以动手前要好好一番工夫。翻译专业性强的书,对译者更是考验。周克希说“事非经过不知难”,翻译过程中常感到黑黢黢的隧道里看不见尽头的微光,唯有坚持慢慢前行。

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你要爱你的寂寞。”周克希觉得这话也是对译者说的。

## 被刺猬的优雅迷住

/ 盛丽秀

阅读一本书有时是有缘由的。最初想读《刺猬的优雅》,是因为不少人提起书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这句话着实令我着迷,于是开始阅读整本书。



《刺猬的优雅》是法国作家妙莉叶·芭贝里的长篇小说,被称为“最巴黎”小说。初看作者介绍,猜想一位哲学教授写的东西应说教意味,但慢慢读,一点一点地被吸引,阅读快感无以言说,阅读速度也不由自主加快。

一本三百多页的书,大部分章节中穿插着女门房勒妮和小姑娘帕洛玛两人的交替叙述。勒妮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女人,她自述54岁,寡居、矮小、丑陋、肥

胖,脚上布满老茧,有一些早晨,会因自己有如猛犸象一样呼吸时发出的口臭味而感到不适。从外表看,她完全符合粗鄙、庸俗的门房形象,而她也乐意在这种众人见惯的表象中生活,无需假模假式和矫揉造作。但她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她享受内心的优雅,对文学、绘画等有自己的见解,也经常和不失优雅的女仆朋友喝茶聊天。

小女孩帕洛玛也是一个另类,敏感深刻,洞悉世事,生活中不想做“鱼缸中的金鱼”,喜欢刺猬的那份优雅。她不喜欢自己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神经质的母亲、脾气暴躁的姐姐、整日忙着应酬的父亲。她也不喜欢讨好,一次对围棋的见解让父亲的朋友颜面尽失,她遭到父亲的责骂。她活着,却以自杀为生活的目标。当她和勒妮相遇后,她们的精神频率有了链接,惺惺相惜、冷暖相知。

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小津先生,外表体面优雅,内心温暖智慧,和勒妮、帕洛玛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他对勒妮说:“我们做朋友吧,甚至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是他给了勒妮生之欢喜,勒妮在懂她的人那里生命重新有了憧憬,内心起了美丽的波澜。

如果一切都随心所欲,那么故事的结局就会很圆满,可以想象未来的日子小津和勒妮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将相亲相爱度过余生。但勒妮为了救醉鬼仁再在车祸中猝然而死,一切戛然而止。小津和帕洛玛面对勒妮之死的痛楚,也许是对亡者勒妮最好的安慰,而更可喜的是帕洛玛就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她想为了勒妮,从今以后追寻“曾经”中的“永远”,追寻人间之美。

## 充盈悲悯情怀的山河

/ 孔帆升

李修文《山河袈裟》里的小人物总是那么有冲击力。比如养蜂人,生存环境恶劣,一穷二白,带着残疾儿辗转在尘世,悲苦至极,让人怀疑这对父子如狂风下的残烛,随时都会熄灭。细密叙述中,能感觉作者自己在经受人生活炼狱,作者血脉完全融入人物中,贴着人物的心,贴着地表,贴近那一场场厄运际遇。就在读者泪眼婆娑间,养蜂人自我突围自我拯救,从磨难中蜕变,坚韧地抬起了头。

当死神忽然从地头冒出来,纠缠着在身边打转时,我的脆弱无以复加,绝望之冰河时常封掩我并不糟糕的生存状况。我是多么敬佩养蜂人的自尊、担当、坚韧与风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真的可以拯救人!

病房是令人压抑的,在李修文笔下却是危崖之上的花草,冰雪里的雪莲与麋鹿,向人昭示着未着尘埃的善美。这里没有争吵,没有怨恨,没有冷漠,也没有绝望,唯有病友间的暖、笑、乐,还有无私的亲与爱。《长安陌上无穷树》中四十岁满头白发的下岗教师,患上骨痛住了院,她没有对病痛的恐惧,没有对生活窘迫的抱怨,没有对生活过早衰残的悲哀,却生出一股巨大的慈爱,如师如母般萦绕在同病室绝症患儿身上。她跛着脚跟他去院内采花,给他喂水喂饭,每天打完针,她就成了他的全能老师。听说他要去北京治病了,她在走廊的微光下写写画画编教材,要教给他古诗词、加减乘

除、英语单词。别离那刻,情涌心头,已走到病室楼下的患儿终于记住了那被考问了数次都没答上来的后半句诗,在楼下对着病室窗口喊老师,重复着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一唱三叹,催人泪下。

《每次醒来,你都不在》写了一个爱读书的人老路。这世上工作,他什么都干不长、干不下去,碰了许多壁,又退回去在窘迫的状况下写作,走向那条艰难的路。当他写下“每次醒来,你都不在”时,我第一感觉他是写给妻子的,谁知竟然是他儿子。他离了婚,前妻带走儿子,去成都出了车祸,儿子没了!

在书里,李修文忘了自己是作家、是局外人,他与那些卑微又高贵的人一起发呆、喝酒、唱歌、奔跑、悲伤、无奈,或者叩问、逃跑。这样沉着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写作内容的特别、视角的独到、语言之直入心底。这是一种把写作与命运紧密结合的写作,真切又具匠心,凄美动人。

李修文那支触向底层、探向人性深处的笔,唤起我莫大的阅读兴趣。无论是疯子、傻子、病人、穷困潦倒者,都有可贵的尊严,如兄弟姐妹般可亲可敬可悯,读他们的喜怒哀乐,已然成为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为此,我改变了对当下散文家然无味的看法,也摒除了对散文前景消极悲观的想法。我突然意识到,李修文这么心无旁骛地一头扎进社会,任由悲悯情怀牵引,原是要为散文闯出一片新天地啊!